

动力;

(4) 最后,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出口品生产部门用工数量的增加对农业部门形成了一种“回流效应”,即首先是扩大对产品的需求,接着是扩大生产规模和用工规模的扩大。

因此,在两部门模型中,生产规模的扩大主要来源于更有效地对制造业部门重新配置资源以及制造业部门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经历出口需求扩大引发的初始经济刺激后,该区域制造业部门的生产要素禀赋由于区外对本区域的投资扩大以及区外劳动力和本区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的大量转入而得到扩大。从中可以得出与从前面的单部门模型中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的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生产要素流向高收入地区而不是低收入地区,现实中许多经济现象都支持这种结论。第二,该结论指出区域经济增长率存在一种发散的趋势,其原因是,一个地区因出口制造业产品而实现的收入不同于可支配收入,从其数量上讲,该收入等于从外部流入的资本的收益部分。作为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区内储蓄不可能全部转化为区内投资,而资本短缺保证了资本要素的高回报率,这又激励区外资本的不断流入,结果是该区域的经济增长率持续高于其他区域。流入出口品生产区域的劳动力,改变了资本与劳动之比,减弱了经济增长率的发散趋势。在这种过程中,农业部门通过两种途径缩小区际经济增长率差距:一是为本区出口品生产部门提供了劳动力,进而提高了经济增长率,这就缩小了区际经济增长率差距;二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农业部门需求的扩大刺激了制造业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这就吸引区外劳动力流入本区,进而提高了经济增长率,这也缩小了区际经济增长率差距。

尽管两部门模型的假设条件和分析框架与哈罗德-多马模型不同,然而所得出的结论与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结论相同。实际上,这两种模型都主张,如果一个区域是资本的净输入者,则该区域的经济增长率高。两部门模型还指出,这种经济优势随时间的推移持续存在。

(三) 对要素禀赋模型的评价

上述新古典模型的主要贡献是强调了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生产要素流动性的重要性。这种生产要素流动性,相对于国家层面,在区域层面上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区域层面上,限制要素流动的空间或社会方面的约束条件少很多。

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很大,但用工数量无限制扩大可能导致的要素回报率递减,将减弱该区域的竞争力。同理,欠发达地区的优势主要来源于其相对低廉的工资水平和较低的单位劳动成本,这种优势吸引资本从发达地区流入欠发达地区,进而提高当地制造业部门的竞争力。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欠发达地区或新兴工业化地区是很有利的。然而,持续的区际发展差距表明,这种区位优势不足以弥补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发达地区能够承受过度工业化